

講古

往事中國

新編

古春风楼琐记

(台) 高拜石 著

【第三集】

商务印书馆之父

——张菊生其人

抬轿人的典范

——杨度抬出个“皇帝”

甲午海殇

——刘公岛上吊丁祠

作家出版社

講古

往事中國

新編

古春风楼琐记 叁

【第三集】

(台) 高拜石 著



作家出版社

(京权)图字:01-2002-5055号

正中书局授权作家出版社独家出版简体中文版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编古春风楼琐记. 3/高拜石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3.9

ISBN 7-5063-2754-6

I. 新… II. 高…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21710号

新编古春风楼琐记(三)

作者:(台)高拜石

责任编辑:王宝生

特约编辑:谭宗远

装帧设计:曹全弘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码:100026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86-10-65389299(邮购部)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lubanshe.com

印刷: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880×1230 1/32

字数:280千

印张:12.25

插页:3

印数:001-10000

版次:2003年12月第1版

印次:2003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63-2754-6

定价:25.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登高放眼“春风楼”

——趣味盎然读历史

王宝生

2002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台湾正中书局郑重而强力推出了《新编古春风楼琐记》系列丛书，引起内地诸多出版业人士的关注。在周浩正先生的热情介绍和帮助下，我们有幸取得该书的大陆简体字版权。

这是一套难得的具有丰富史料性、知识性、趣味性，能给人以深刻启迪的笔记文学巨著。作者高拜石先生，字懒云，又字般若，浙江镇海人，寄籍福州。斋堂名古春风楼，自号古春风楼主人。生于清末，毕业于民国年间北京平民大学文科，毕生从事新闻、文化事业，偏好历史研究。早年浪迹大江南北，与各地名宿耆老交游，寻访搜集了非常丰富名人轶事，对于清末民初掌故尤其熟悉。其间曾在各报章杂志撰文，出手不凡。返闽后及至迁台，历任《福建民报》、《新生晚报》、《华报》、《寰宇新闻》及《中央日报》等报记者、编辑及主笔，台湾省新闻处主任秘书等职。

拜石先生善属文，工诗词，长于近代史笔，《古春风楼琐记》洋洋三百万言，状写了自清末至民国年间的近五百位各色各相人



物，颇多鲜为人知的历史掌故，弥足珍贵的重要文献和第一手资料，“论人记事，补史家之失，尽艺事之能”。拜石先生笔力雄放，酣畅舒展；学养深厚，纵横自如；屡现精妙之思，生花之笔，所引诗、词、联、赋，亦颇多佳构。全著之文学、美学品位甚高，又于不经意间透出了相当浓郁的社会风情、民俗韵味，既可见五花八门的官场怪状，又可领略三教九流的世俗风。拜石先生治史态度严谨，褒贬严格，在流畅洗练的笔触中，道尽近世百年风云。

《古春风楼琐记》原是其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九年，在台湾《新生报副刊》的连载专栏，后应读者要求，结集出书，曾两次重新编排印行。新生报社第一次编辑成书十九册，出版后反响热烈，一时洛阳纸贵。一位细心读者将十余年收集的剪报一一比对，发现遗漏二十二篇，遂寄出版社，出版社喜出望外，旋即补编一册，合二十册出齐。去年正中书局对此书进行重新编排，对版式及内文进行了修订，新编三十二册，并对文中个别古僻字词加了注音及注释，俾便于现代人阅读。

此次我们出版此书，除在内容上做了调整，还将繁体字竖排改为简体字横排，节省了版面，计划编排十六册，分两批推出。在材料使用上，力求使用目前国内最好的纯质木浆纸，以期此书可长久存阅。

由于作者是上一时代的旧式文人，文中多有书面语、半文半白之处，一些引文已不太好理解，标点亦不甚规范、严整，我们除了对少数极明显的错讹予以校正，余皆任之。此书经过几次重排，可能会多有纰漏不当之处。编完之后，心甚惴惴。祈望读者谅解，亦请对所有不确不当之处不吝赐教，以期再版时补正。

遇见高拜石

——与芝翁谈《古春风楼琐记》

陈一铭

一日，夜深，空荡的办公室中，只有《讲古》主编还在灯下赶工，今天要完成《新编古春风楼琐记》的封面文案，面对少得可怜的资料，正为那一段作者介绍而努力着。不知是年纪大了，还是几天没睡好，一阵困意袭来，起身冲了今天第四杯麦斯威尔，喝了一口，回座继续奋战。过量的咖啡因反而催动睡意，愈感昏沉，隐约觉得一个人影靠近，突然，耳边响起……

高拜石（以下简称高）：小子，看得这么认真，很好看吗？

主编（以下简称编）：当然，这么好看的历史故事书，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对了，您是？

高：你不就正在看敝人我的书吗？

编：您是高拜石，芝翁先生？

高：正是，知道你们正在重编我的《古春风楼琐记》，特来一观。

编：怎么可能，您不是早已……

高：《古春风楼琐记》字字句句都是我的血汗，我怎么能离开



它呢?

编:您是说……您一直与书同在?

高:也可以这么说。

编:难道真是如古人说的“立言者”的不朽?也罢。您来得正好,我正好有事请教呢!

史事轶闻何处来

高:可以呀,我们总算有缘,你有什么问题就尽管问吧。

编:高先生,我第一个想知道的,就是,您怎么会知道这么多史事轶闻?

高:叫我芝翁好了,这样称呼比较自在。哈哈,这个问题,我可得有些保留,这可是我的独家机密,不过看在你们这么认真编书的份儿上,我就告诉你吧!文史是我的兴趣,搜罗轶闻是我的嗜好。我早年浪迹大江南北,与各地名宿耆老交游,从他们口中就得知了非常丰富的掌故、轶事。

编:据我所知,您是新闻业出身的,这应该也有关系吧!

高:你倒是知道得不少。我半生从事新闻业,记者、编辑、主笔都做过,消息来源是很丰富的。再说,许多你们认为的史事轶闻、是否都是我们当时的新闻,我自然是很熟悉的,就像你们会很关心国内外情势一样。

《古春风楼琐记》的来历

编:那您怎么会想到要写《古春风楼琐记》呢?只是写新闻以外的意外收获吗?

高:本来只是想赚点稿费罢了。其实,在我们的年代,有写“笔记”的风气,可不是你们上课记的那种,而是把一生所见所

闻、所识所得记录下来，一方面给后人留下记录，也是虚荣地为自己“立言”。其实我书中很多的资料，也是从前辈的笔记中得来的，这么做也算是赓续前贤之志。

编：是否您也有孔子作《春秋》时的警世胸怀？用现代的话说，不会只是想说一些“名人八卦”吧！

高：我可没有那么大的野心，和孔圣人一样，不过，你说我光记“名人八卦”，那我就不能接受了。虽然我不很清楚你们“八卦”的意思，不过从你的口气，我大概可以猜得出来。我记的东西，可都是有根有据的，你看过内容，应该知道我所写的东西，都是找得到出处的，而且我也有自己的考证，这些记载，我完全负责。

编：不好意思，芝翁，刚刚失言了。可是我看您书中不只是记述而已，也颇有褒贬，有时只看标题就可以知道您的态度了，这样做应该也有某种含意吧。

高：每个人写东西，都会有自己的主观看法，只是我表现的比较明显而已。不过我的褒贬可都是有根据、可受公评的，不光是自己的喜恶而已。其实一开始是游戏之作，只是想将自己的笔记整理出来，供报纸补壁之用，因为反应热烈，所以一写就连载了十年，真的也没想过有什么特别用意。

且说当年风光

编：原来如此。或许您真的没想过这么多，可是难道您不觉得这是一部值得细读的书？用现在的话说，您是否能给读者一个读它的理由？

高：只要是好书，读者一看就知道，还需要去“王婆卖瓜”吗？我们不时兴这样。这部书在当年广获好评，回函多得看不完，我很有信心。



编：是啊，这部书在当年的确获得蛮大的回响，我想那是因为其中的人、事、物，还多是当时的人所熟悉的。可是到了现在，年代已久，那些事都已陌生了，而且在这个出版爆炸的时代，我们更应该为读者找出好书，给他们一个阅读的理由，让他们读得理直气壮。

高：“读得理直气壮”，这句话说得有意思。我们很不好意思推销自己的书，不过既然你这么说，身为《古春风楼琐记》的作者，我也就不客气地为它说几句话了。当年在写的时候，只想把平生所记分享读者，增添大家阅读的乐趣。不过后来一些回函中提到的读后心得，倒让我有些惊喜。

编：来自读者的回应，那是最直接、最有参考意义的，请快说。

高：年轻人就是这么急躁，也得让我喘口气啊！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位教授表示，我写的东西，对于他的文史研究，很有参考价值，他说我“论人记事，补史家之失，尽艺事之能”。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近代中国史研究所还曾指定题目，请我提供他们一些独家资料；还有一位先生，说是“可明理乱祸福之由，辨是非忠奸之分，收鉴往知来之效，甚有益世道人心”。当然最多的还是说，读来很有趣味。

编：听起来文绉绉，挺有学问的，这些的确都点出了《古春风楼琐记》的功能，也是对您的肯定。

具体而微的“小社会”

高：好说好说。我倒要请教，你们给读者什么理由去读《古春风楼琐记》呢？

编：老实说，刚拿到这书的时候，我也有点伤脑筋，不过当我从第一篇《张师诚两试林则徐》翻到最末一篇《驰骋东南的鲁

军》后，我就豁然开朗，觉得真是一本非读不可的好书。

高：小子，别拍马屁，快快道来。

编：刚刚说的，您的读者提到的，还是个别方面的肯定；整体来看，这五百多篇，不就是五百多个人生故事吗？他们不拘年龄、性别，包含各种阶层，各个行业，简直就是一个具体而微的“小社会”，读者可以不必跌跌撞撞去闯，就能从中得到五百多人全方位的智慧与经验。这样的书，编起来特别有劲。

高：你们真是太厉害了，竟然想出这样的诠释方式。虽然超乎当初我的设想，不过你们这样解读我的书，令人既惊奇又高兴，我以作者的身分保证，不会让你们的读者失望的。

编：多谢，有芝翁的背书，我们就更有信心了。

编者的用心之处

高：可是就文字方面来说，虽说我也是使用白话文，不过和你们的白话文还是有些差距吧，这个时代的读者可以接受吗？

编：好的文字，是没有时空限制的，就说唐诗、宋词，甚至《史记》、《尚书》，也不都一直有人在欣赏吗？张其昀先生曾说，您是“自梁任公、林琴南以来，罕与其伦比，诚是列于现代中国一大文豪而无愧色”。其实您的文字还是很亲切、很容易阅读的，它有文言文的简练，却不艰涩，反而形成一种特色。

高：那是其昀兄谬奖了。我自认文笔还不差，不过要和任公、琴南两位前辈相列，那还差得远了。

编：您过谦了。不过，在此有件事要请您谅解。

高：嗯，但说不妨。

编：为了符合当前的阅读习惯，我们特别在编排上针对现代读者的需求重新设计，如在原有的标题上，另加了一个新的标题来重新诠释，像第一篇《张师诚两试林则徐》，我们就加了一个



《识人》的新标题。另外，在一些现在比较少用的字词下，也加了注释和读法，让读者念起来更方便、更舒适。

高：喔，我刚刚也注意到了，虽然看起来不太习惯，不过也蛮有意思的，而且你们松开段落的编辑方式，让版面看起来开朗、舒服多了。其实是我该感谢你们。书，本来就是要让人看的，让它更容易读，何罪之有呢？我想，这么做，对于提升读者的国学、语文程度，也会有所帮助，我也算是与有荣焉。

编：那我就放心了，我还担心您会介意呢。

高：身为一个作家，当然是希望书能广为流传、受人喜爱，对于能把书的价值向上提升，有助于阅读的事，我是乐观其成的。我希望这套《古春风楼琐记》能获得好的成绩，这样我就能真正的“不朽”了。

编：谢谢您，我们会全力以赴的。

高：是我该谢谢你们，我是作者，比你们还紧张呢。

编：对了，我在网络上欣赏过您刚朴遒劲的书法，那幅《左太冲咏史》隶书，那笔法……

高：东坡说得好：“但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

话声渺渺，悠悠长长，逐渐远去，主编还想请教，来人却已杳然无踪。主编起身追寻，手却烫了一下——咖啡还热着，臂上还有枕睡的红印。

是夜有所梦，或是真有书魂？是耶？非耶？主编也是茫然。相逢便是有缘，谨追记所闻，以志其会，让大家一起来遇见高拜石。

注：陈一铭为台湾正中书局《新编古春风楼琐记》主编。

新编·古春风



楼琐记（三）

目 录

登高放眼“春风楼”——趣味盎然读历史	1
遇见高拜石——与芝翁谈《古春风楼琐记》	3
国学快译通——“活书橱”陈伯弢	1
商务印书馆之父——张菊生其人	3
高僧治县——记无住头陀	7
袁世凯的大桩脚——杨哲子纵横诡幻	11
半截革命党——孙少侯自贻名节	30
双枪将——胡经武穷途佗僚	39
刺 宋——宋案凶犯赵秉钧	46
孤女皈依记——记汤化龙父女	61
革命兵学家——云山三晋忆景刘	69
大树将军——蒋百器成功不居	74
疆场无功的军事家——军学权威蒋百里	82
武戏文唱——萧耀南发迹史	92
理学家将军——阮绍文庸行默默	103
死当其时——吴子玉克保晚节	107
热血男儿——程璧光身殉海珠	115
百岁人瑞——周寿臣的养生体验	119
不搽粉的活曹操——水竹邨人徐世昌	121
精虫总统——曹锟之悲喜剧	137



猛老虎——段芝泉三定共和	152
诗书画印四绝——蒙泉外史奚铁生	168
神仙眷属——罗两峰、方白莲夫妇	187
老将抗敌扬威——冯子材大败法军	210
薄幸郎——洪状元烟台旧事	223
台湾经营之父——刘铭传二三事	232
甲午海殇——刘公岛上吊丁祠	251
帅也不才以师弃——读《哀余皇》兼记林泰曾	280
歧情路——李蓴客一段情	290
状元帝师——翁松禅评传	306
状元斗榜眼——翁同龢、孙毓汶与人参故事	329
“名”好不怕运来磨——清代山东首末两状元	348
末代状元二三事——前甲辰殿试与三鼎甲	362

国学快译通

——“活书橱”陈伯弢

一九三八年夏，象山陈伯弢病逝，政府明令褒扬，称为“浙江名儒”。这一代经师虽无高位于生前，亦足垂名于身后了。

陈伯弢，名汉章，又字倬云。陈氏是象山世家，他父亲绍尧，是个博学的通儒，课子甚严，伯弢幼承庭训，于经史百家，无不涉览，记忆力特强，过目一遍，便记忆不忘。曾从德清俞曲园（樵）大师受业，和章太炎同师，并为俞门高足。

他的胞弟陈宇香（畲），也是擅有文誉的通人，成进士以后，任官吏部；伯弢则澹泊功名，从副贡中了举人后，便摒弃仕进，专力经史考据。

章太炎和他商量学问，过从甚密。太炎于清末从事光复，遭縲绁（léi xiè，牢狱），遇狙击，走日本；伯弢则穷年兀兀（勤勉不止），以著书为事，他的同年汤蛰仙（寿潜），屡荐于枢府，均遭辞谢。

京师大学堂成立，刘廷琛为总监督，深佩他的学问，拟礼聘为教习，伯弢谦逊不遑，愿入校为学生。这种好学不倦的精神，给学府留下一段佳话。

在学时，为全校师友敬重，刘廷琛每于点名点到他时，必站起来相互为礼。桐城姚永朴、永概两兄弟，也是一时名宿，吴县



胡玉璠也是有数学者，那时同为教习，于讲解时，每讲了一段，必问伯弢：“这样对不对？”或是：“伯弢对此有无意见？”

他们知道这个老学生的学问不是一般人所可跂（qǐ，踮起脚尖）及的！所以毕业后，便被聘为经史教授，一直到蔡元培任校长，他还在校中执教，前后达十六年之久。

他授课时，在讲台上不用寻常讲解方法，一面讲一面写，而是在黑板上写上数千字，洋洋洒洒，就记忆所得，随口随手，不待思索。也没有携带课本或参考书，学生们下课之后，把原书一对，果然丝毫不差。因此学生们给他起个徽号“活书橱”。

日本汉学家来华访问，必到北大，蔡子民校长常请伯弢列席咨询。

日本汉学研究，也不是寻常庸浅，每有发问，伯弢从旁代答，不待思索，旁征广引者，听者无不满意。

曾任“学部尚书”的唐景崇，素好著作，每有疑义必先向伯弢商讨；王先谦、柯凤荪、马其昶诸人，也常向伯弢请教。

姚永概在教员休憩室里，偶然和他谈起文字源流，他即席提笔写了万言的《文字学概要》，其精力充沛与强记功夫，见者无不叹服。黄季刚对他尤佩服，见面必称为老师，不敢以同事自居。前辈虚心治学精神，至为可敬。

后，年老告辞，回到象山，张晓峰（其昀）先生任职中央大学时，又邀他担任史学系主任凡六年。死前，嘱将藏书建藏书楼于象山东陈村，供人阅览，今不知如何了。

商务印书馆之父

——张菊生其人

九十三龄老人——海盐张元济，已于一九五九年之秋，在上海病逝了，耄旧凋零，遥望海天，悼念无已。

张氏半生致力文教，直接间接受到他教诲启迪的人，真不在少数。

张元济，字菊生，亦作鞠生，二十岁时中了举人之后，便到北京去应试。光绪十八年壬辰（公元一八九二年），连捷成进士，服官京师。甲午（光绪二十年）以后，与康有为、梁启超诸人所领导的维新运动呼应，上书论政，力陈变法之不可缓，四海嗟悚，叹为忠义。又竭力联系朝野开明的官吏、士大夫，作其声援。

徐子静（致靖）疏荐通达时务人才，张菊生以刑部郎中奉诏和康有为同时召见，改任总理衙门章京，也成了维新人物。他和岑春煊（时任太仆寺少卿）曾联名上疏，请裁汰冗官，作精简机构之施。但他是翁同龢的门下士，同情维新是有的，却不是康、梁一派。

乃政变祸作，光绪幽囚，六君子被戮，慈禧后再度临朝听政。菊生是帝党，是维新人物，自然免不了遭到噩运，落了“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总算还是不幸之幸，可是终于慈禧之世，他是不能再起了。直到宣统初元，诏赦戊戌党狱，他的功名算开复了，螺洲陈征宇（懋鼎）听到消息，还写了一首诗寄给他。句云：



嗒然灰木阅瀛寰，朝报传来一破颜；
南部党人闻已解，东家去妇计当还！
春风永巷恩终重，落日修门愿未孱；
楚楚银袍在城阙，更谁初祖念开山？

党狱虽解，菊生对政治已不热衷，他的兴趣却已被引到文化教育事业方面去。

他到过日本，考察过彼邦变政维新的过程，他认为国家欲为根本改革之计，决不是一蹴而就的，一定要从文化教育着手。

过去康有为、谭嗣同诸人，一旦得君，便卤莽灭裂，轻易猖狂，鄙薄古昔，急欲自试，而其所持的政治见解，还只是“在君为政，在臣为事”；失败之后，虽悔深刺骨，而所亡已多，无非是一班书生狂谬枉发，自许太过，掉以轻心，收果故恶。想了起来，怎能免躁进之议？自家也脱不了薰醉癫狂，随流逐波，以致自貶碰跌。

因此，除刻了“戊戌子遗”的闲章，作为纪念之外，便埋头从事教育。

庚子（光绪二十六年）以后，辛亥（宣统三年，公元一九一一年）之前，清廷已呈鱼烂土崩之相，刘坤一“东南自保”似乎也出了一份力。其后，一些忧时之士，曾想借“预备立宪”，以挽沉疴。菊生那时候虽没有直接参与，与张謇庵、赵午楼诸人还算接近，也写了一些宪政之类的议论文章。

其时，他和蔡元培、唐文治诸人，先后主持过上海的南洋公学、商务印书馆，所出版的书籍以及中小学用的国文课本，也很多是他编撰的。蔡氏和菊生，是壬辰同榜的进士，志同道合地倡办教育，他们对做官都不感兴趣。

清社既屋，民国建立，菊生一直经营着商务印书馆，完全和